



傍晚七点，甘孜州特殊教育学校的活动广场上，夕阳还未下山，孩子们的欢笑声在榆林沟口回荡。

记者站在操场边缘，正等着采访赵俊老师。等待的间隙，目光扫过广场时，一个画面闯入眼帘——两个男孩一前一后走着，前面矮小的那个步伐稳当，后面高大的那个手搭在前面的肩上，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默契的节奏，像搭着一列看不见轨道的列车。

前面的男孩叫洛绒俄姆，11岁，三年级；后面的男孩叫王小林，13岁，全盲。

洛绒俄姆自己也是视障儿童，弱视，看不清人脸，看不清黑板上的字。可此刻，他是王小林的“眼睛”。

“每天都是这样，他引路，我跟着。”王小林说这话的时候，嘴角微微翘着。

记者蹲下来问洛绒俄姆：“在州特殊教育学校的这四年，你帮同学带路，走了多少趟了？”

他想了想，认真地答：“可能有100多趟吧。”



洛绒俄姆和同学在康定市情歌广场玩耍。

“我的愿望， 是他能看见颜色”

记州特殊教育学校一对视障少年的互助情

◎全媒体记者 刘娅灵/文 赵俊/图

A

出发，从海拔3800米的村庄

洛绒俄姆的家在乡城县沙贡乡色坝村，海拔3800米左右，一个藏在高原深处的村庄。

来州特殊教育学校之前，洛绒俄姆在村里的普通小学读书。那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了。“看东西看不清，学习成绩很糟糕。”他说，作业本上的字模糊成一团，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永远隔着一层雾。“当时感觉很难过，很失落，甚至有些自卑。”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的视力跟不上同龄人时，那种茫然和无力感是具体的，也是无声的。

转机出现在他来到康定之后。2022年9月，他第一次走进州特殊教育学校的门，老师们围过来问他从哪里来、喜欢什么、能看到多远的物品。他后来回想，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关心和尊重包围的感觉。

学校的生活比他想象中适应得快。“条件比村上好很多。”唯一的困难来自书本——每次看书都要凑得很近，几乎贴上去，很费力才看得清。后来学校给他配了大字教材，阅读才轻松了一些。他在学业上的专注与勤奋，也赢得了老师们的一致肯定。

在众多课程中，洛绒俄姆最喜欢美术课。对于一个弱视的孩子而言，这个答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。“在美术课上我可以自由地画画，画自己在梦里梦到的场景。”他说，“还可以玩粘土，捏各种各样的动物和小汽车。”旁人或许不明白他画的是什么，但那些梦里的场景，在他的想象中是自由奔放的，不被现实条件所束缚。这种在精神世界里获得自由的能力，或许是他从那个高原村庄出发以来，为自己寻找到的最珍贵的礼物。

洛绒俄姆还做了一件很多视障孩子都不敢轻易尝试的事：骑自行车。“刚开始有人扶着，后面没人扶着，我自己就能骑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声音里有一种朴素的骄傲，那种属于每一个孩子的、学会新本领之后的骄傲。

去年，他随学校研学活动去了西昌，那是他第一次走出高原。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，他到成都参加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九次代表大会。“那里的房子一栋比一栋高大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”他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，“我也我的家乡和成都一样。”这个来自海拔3800米村庄的孩子，心里装着一个关于家乡的愿望。

走出去，看见更大的世界是一种自由；回过头，身边有人等着他是另一种踏实。他害羞地告诉记者一件事：他害怕一个人独处。“感觉很孤独，所以我不愿意让身边的人孤独。”

B

同行，两个人的步伐

王小林是全盲。2024年9月，王小林来到州特殊教育学校，对他而言，校园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——食堂在哪、教室怎么走、宿舍门朝哪个方向开，一切都需要重新建立坐标。那段日子里，他的恐慌和压力是无声的。

洛绒俄姆出现了。“我和王小林是朋友。”洛绒俄姆这样定义他们的关系。每天，他带着王小林去食堂、去教室、回宿舍。走到门槛前他会慢下来，轻声说“抬脚”；走到台阶前他会停一下，拍拍王小林的肩膀示意。引路的方式很简单：王小林的手搭在洛绒俄姆的肩上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步伐同步。洛绒俄姆仅存的视力能分辨大致方向和障碍物，他把这些有限的视觉信息，毫无保留地“翻译”给身后的同伴。

“他帮我看东西的颜色和形状”，王小林说，“有洛绒俄姆在身边，我很放心。”

洛绒俄姆还帮王小林洗鞋袜、整理物品。这些事他自己做起来也不算快，毕竟视力有限，但他从没觉得麻烦。“上学的时候爷爷告诉我团结同学，老师也说要我们是一个集体，都要互相帮助。”

他说过一句话，让记者沉默了很久：“因为视力的原因，在面对学习、生活的种种挑战时，我很明白身有欠缺的无奈感。所以当尽力所能及地帮身边的同学，就感觉很快乐。”

这些话让人想起一句老话：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想给别人撑伞。这句话放在这个11岁的孩子身上，不是修辞，是他每一天都在过的生活。

王小林说：“他随时能关注到我的需求，我的恐慌和压力得到了很大缓解。当时觉得心里暖暖的，慢慢熟悉了学校，有了家的感觉。”末了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假如



洛绒俄姆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体验活动。



洛绒俄姆和同学们在上美术课。

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像他一样帮助别人。”

刚接手这个班级时，班主任赵俊便注意到，洛绒俄姆和王小林形影不离。“做什么带着王小林，很细心地提醒他注意各种生活学习细节。除了王小林，他也会帮助其他小朋友。孩子们虽然都会自觉互帮互助，但事无巨细地关注、关心他人，洛绒俄姆是最突出的一个。”

赵俊讲了一个细节。有一次数学课学分数，题目是：家里有4个苹果，平均分给3个孩子，每个孩子分到多少个？全班七嘴



洛绒俄姆(左)和刘小林(右)参加学校西昌研学活动。

八舌——“4除以3！”“简单！”只有洛绒俄姆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妈妈也要吃一个。”

这句话不仅让赵俊愣住了，全班也一瞬间安静了。“他给出的不是标准数

学答案，却掏出了一个孩子最纯粹赤诚的心。”

后来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，洛绒俄姆既开心又自豪。“觉得自己能为大家服务，更好地帮助大家。”



翱翔，歌声就是翅膀

藏文歌《FLY》里有这样的歌词：当你想展翅翱翔之时，突破命运的束缚，若想自由飞翔，从此刻飞翔……

这名11岁的视障孩子，唱起这首他最爱的歌的时候，内心的画面是什么？

“每次听这首歌就感觉自己像雄鹰一样在天上翱翔，很自由。”洛绒俄姆说。

巧的是，洛绒俄姆的家乡色坝村——藏语意为“形似大鹏落脚之地”。他从那个叫“大鹏落脚之地”的村庄出发，用一首关于飞翔的歌，把梦想带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。从村庄到康定，从康定到西昌、成都——洛绒俄姆的每一步，都是在“飞翔”。

每一次登台唱歌，都是洛绒俄姆“飞出大山”的时刻。“最紧张的时候是校际联谊活动，上台的时候心跳得飞快。”他唱得落落大方，台下的同学们为他鼓掌，然后大家一起合唱。“我们都很开心。”他说。

洛绒俄姆的床头贴着三张证书：2024—2025年度春季学期“优秀学生干部”，甘孜州特殊教育学校西昌研学“优秀学员”，2025年甘孜州特殊教育学校“自立能手”。

贴在墙上的证书，是别人给他的评价。记者更想知道，这名11岁少年的心里怎么衡量自己。记者问洛绒俄姆：“你觉得什么样的少先队员才算优秀？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觉得只要是热爱祖国、品德优良、努力上进的少先队员都是优秀的少先队员。”

“获了这么多奖，最想感谢谁？”“我要感谢我的老师，他们付出了很多，很辛苦；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，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；我还要感谢我的小伙伴，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。”

三个感谢，一一数来。老师、家人、伙伴构成了洛绒俄姆世界里最重要的三块拼图。

“你想对那些和你差不多情况的小朋友说什么？”他直了直身子，声音不大但清晰：“我们一起加油。我们的国家很强大，社会各界的叔叔阿姨对我们也很关心。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之后回报国家，回报社会。”

这些话听上去像标准的表态，但如果你看着他说话时认真的表情，你会知道，这是他真实感受到的温度，他只是在转述世界给他的温暖。

记者问洛绒俄姆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，他的答案和所有荣誉都无关。“我希望我的好朋友王小林能看得见。他老是问我各种东西的颜色，有时候我说不出来，我想让他自己看一看。”

洛绒俄姆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件平常的事。可那个瞬间，在场的人都安静了。一个弱视的孩子，最大的愿望不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，而是让全盲的朋友亲眼看看这个世界的颜色。

四年前，老师们给了他温暖。四年后，他把这份暖意，一点一点地传给了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晚上八点四十分，校园里响起洗漱的铃声。洛绒俄姆把王小林的手搭在肩上，两个人并肩往宿舍方向走去。夜色里，一个少年牵着另一个少年，走得稳稳当当。

于他俩而言，光不仅在眼睛里，更在心里。

(注：文中王小林为化名)



共青团甘孜州委学校少年部负责人为洛绒俄姆佩戴红领巾。

06
甘报日报

视点新闻

2026年6月29日
星期一

责任编辑 泽央
编辑 泽仁正光
校对 周燕
版式设计 陈雪峰

新闻热线
0836-7777385
投稿邮箱
garr@gznews.com